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 二 十 二 )

馬 驢 撰

同 份 印 言 館 發 行

史 繹

(二十二)

撰 驩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釋史卷八十八

## 春秋第五十八

### 魯陪臣交叛

【左傳】昭公十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

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懟。謀季氏。懟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sub>☷</sub>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上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

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定公五年

六月季

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

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璣斂。贈以珠玉。孔子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

子不順情以危視。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

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誛，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年六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

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

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

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嬖之子，

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

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孰何知焉？」獻子

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覺，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穀梁傳〕：圍鄆，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

非禮也。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誛于五父之衢。年七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年八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

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

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

「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

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

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焉，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開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譚，陽關以叛。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徵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賤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方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大夫何？」賤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愼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斂車如生，古色照人。  
梁傳：貴復正也。寶玉者，封圭。

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淮南子。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卒。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讓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左傳】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

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鏤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其不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家語】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韓非子】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魯無令尹，齊不稱王，非當時之言也。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王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史記）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

【左傳】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

馬正，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旣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於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哀公十四年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讎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

【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

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春秋昭公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慤出奔齊。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記南蒯之叛也。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得寶玉大弓。記陽虎之叛也。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記侯犯之叛也。左氏續經：哀公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記公孫宿之叛也。蒯與虎叛季氏，犯叛叔孫氏，宿叛孟氏，大夫僭也。而陪臣叛之，宜若爲義。雖然，家臣而欲張公室，披邑以資敵國，罪莫大焉。此南蒯諸人之名。春秋所以沒而不書也。季氏專政，僭於公室。至平子，越禮尤甚。子仲謀去之而未克。南氏先叛，無論家臣君圖，恤湫兆敗，而謀之不終，以費奔齊。是豈忠信之義乎？蒯仲既敗之後，季氏益張。昭公謀欲去之，而越在外野，俾昭公不能正其終。定公不能正其始，死而無討，春秋痛焉。桓子嗣政，家臣陽虎尤而效之，專執國命，拘桓子於國，既復辱之於晉，陷之於齊，且盟且詛，且暮得而甘心焉。是時齊方伐魯，疆場多故，虎乃恣肆無忌，順祀先公，作難蒲圃，琴如甲起，說然不懼，判白之璋，繡質之弓，青純之龜，任其攘竊，而魯國莫能禁矣。孔子爲司寇，以爲欲靖內亂，必先平齊，夾谷會而三田歸，虎是以不安於齊而適晉也。侯犯宰郕，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自固，勢同尾大，犯雖平而不狃，猶在憂未歇也。仲尼曰：三家之抗魯也，以三都。故陪臣之抗三家也，亦以三都。故大都耦國，不如墮之墮。

郈克費女樂入孔子行而成弗克墮矣。夫魯人之於孔子。孰不知其聖。前此不用。必待定公十年始用之者。非季孫之真能用孔子也。迫於陽虎之徒。急召之以救亂。亂已靖矣。乃且彊公室。弱私家。三桓能不懼乎。公斂陽曰。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季氏必曰。無費。是無季氏也。叔孫氏必曰。無郈。是無叔孫氏也。孔子去矣。公誰與謀。自是以後。三桓益侈。公孫宿據成以叛。亦莫能病孟氏也。孔子之爲政也。能用魯國。而不能容於三家。陪臣交叛。不足以病三家。而適以病魯。亦莫如之何也已。



# 釋史卷八十九

## 春秋第五十九

### 吳入郢

【左傳】

昭公十三年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

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七年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

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

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

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傳〕兩夷狄曰戰，中國與夷狄亦曰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

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鄆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

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



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

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說苑〕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嚳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嚳也。嚳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

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

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嚳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

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

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

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

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

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

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

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

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

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

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

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

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縛設諸焉，而耕於鄙。

【史記】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尙。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尙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尙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生後患，故以父爲質，詐召

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尙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尙旣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尙至楚。楚并殺奢與尙也。伍胥旣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旣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旣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吳越春秋】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漣。子胥卽止蘆之漣。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子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

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澗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今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篋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恆人。遂許之。發其篋。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非

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越絕書】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卽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不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卽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卽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卽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卽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於子斧之津。乃發。



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卽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卽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恆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遂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呂氏春秋〕五員亡。荆急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睡。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越絕書〕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說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穎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旣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立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凶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合，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觀退讓。吾欲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諡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大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左傳】

二十三

吳人伐州來，楚蘧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

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吳少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逞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鬻。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鄭。取

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澁。（吳越春秋）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警珥。欲以解殺建之過。 楚囊瓦爲令

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

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蚘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

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

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史記〕楚太子建母

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按左傳，城郢在吳滅巢之前年。史誤。〔呂氏春秋〕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住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

【新語】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左傳】二十五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

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二十六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

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

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吳越春秋〕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

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年二十七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慶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罇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罇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罇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

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令尹不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戊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吳越春秋】闔閭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

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爲中道生進退邪。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爲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溼。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爲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隣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闔門者。以象天門。通闔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闔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備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于將鑄作名劍二枚。于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

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絰蓼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鏹，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釀，今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釀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越絕書）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劍。歐冶僅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搜神記》楚干將莫邪爲楚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當產，夫語妻曰：汝若生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下，劍在其



背。於是將雌劍往見楚王。王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購之千金。兒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悲耶。曰。吾王將莫邪子也。客曰。聞王購子千金。子將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自刎。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三日。三夕不爛。頭踣出湯中。曠目大怒。王自往臨視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列士傳又云爲晉君作劍。若此等荒謬極矣。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來奔。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

遠。東濱海側。聞子前入爲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

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

爲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

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不愛其

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歡喜之爲人。

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自喜卽伯嚭也。此書前曰白。吳王前

旣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

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

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

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方。豈細人

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疾，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卽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黻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竝發，瞑卽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摔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掉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嘗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

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闔，按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願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慙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敢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

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韓詩外傳〕  
曰：舊丘訴，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訴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舊丘訴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訴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訴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舊丘訴，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舊丘訴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無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肯一也。拔劍不刺，不肯二也。刀先辭後，不肯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舊丘訴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淮南子〕王子慶忌，足躡鬘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使也。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繫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掉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掉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

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左傳】

年三十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

吳公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越春秋】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

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說。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邪。孫子曰。可以小試。以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旣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攜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說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

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說。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備。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

【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漢書〕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孫子】始計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彊。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戰作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

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盾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



十鍾。意秬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彊。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攻謀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繫輻。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大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彊。輔隙則國必弱。故軍之所以患於君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旣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形軍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

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爲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勢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

戰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實虛孫  
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  
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  
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  
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  
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  
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  
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  
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  
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  
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  
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

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行文千變。此可悟兵機。

即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

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遠待近。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

追此用兵之法也。九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軍行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

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輕車  
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  
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  
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餅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  
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不合戰。又不解去。必謹察之。  
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  
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  
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形地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  
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  
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  
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山而擊之。利。險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  
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  
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  
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彊吏弱。曰弛。吏彊卒弱。曰陷。大吏怒而

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彊。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以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無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

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劍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經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



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屬於廟廊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火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卽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彊。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征戰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

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閒有五。有鄉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死閒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閒知之。而傳於敵閒也。生閒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閒。賞莫厚於閒。事莫密於閒。非聖智不能用閒。非仁義不能使閒。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閒也。閒事未發。而先聞者。閒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閒必索知之。必索敵閒之來。閒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閒不得而使也。因是我知之。故鄉閒內閒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閒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閒可使如期。五閒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閒。故反閒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閒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孫武十三篇。兵法之鼻祖也。獨其

機謀權詐。有異乎天子之征討。司馬之禮讓矣。

【越絕書】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

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未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未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爲。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爲前伏陳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

兵陳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左爲陳。其氣閒，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漢書〕雜家，伍子胥八篇。兵技巧，伍子胥十篇。〔越絕書〕闔廬見子胥，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

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北堂書鈔引，今本無。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闔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

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說。遂以爲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卽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卽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竝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鑪。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鈎。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

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鑑。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秦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齋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說。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爲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鉞。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鉞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

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說。曰。此劍威邪。寡人力邪。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奇文足賞。○句踐似宜作允常。

【左傳】

三十一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

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定公二年。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

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

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說苑〕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私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

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按晉滅智氏。後此五十餘年。記載者誤也。

【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

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

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

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合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郢。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積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左傳】三年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

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



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洽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

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迨，古之道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闥廬，闥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與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與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一傳敘事無甚異，於斷例處見其手筆。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達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鑑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韓非子〕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

也。不如乘之以沈之。〔新書〕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安之。

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

【史記】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尙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呂氏春秋〕吳闔廬選多力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新論〕闔廬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眉。流血不肯止。〔說苑〕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栢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銜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新書】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屢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躋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躋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國語】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

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鄆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鄆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人郢。昭王亡。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櫛枷。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以死守之。不敢承命。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秦穆遺矣。此云然。

也。誤

【吳越春秋】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卽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

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越絕書〕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管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構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子梓掩壘藥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〇二說不同。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靈夢之山，子胥兵管平王之墓，昭王道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梓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與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管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捕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管墓不究也。

【新書】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醢，重裘而立，猶憫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淮南子】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左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

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史記】始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吳越春秋）申包胥亡於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蹶勞，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素沈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莽，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興師，與子同讎。秦伯爲之垂涕，卽出師而送之。○秦桓公當作哀公。

【淮南子】吳與楚戰，莫蹠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

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蹶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豕修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左傳】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蘧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亡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堵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



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國語〕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藍尹亶載其擘，王曰：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王爲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適於成臼，以敵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新序】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

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越絕書】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尙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卽章。以此爲利。利卽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吳越春秋】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奸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爲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曰。王邪。王邪。何乘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愴。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戮。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

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帥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闔門曰破楚門。（博物志）吳王江行，食鱠有餘，棄於中流，化爲魚，今魚中有名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鱠形。

【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越絕書）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吳越春秋】闔閭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鉏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越絕書）闔廬宮在高平里，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且食於鉏山，晝遊於胥母，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辟塞者，吳備候塞也，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柴辟亭到詔見就李，吳侵以爲戰地，藥湖城者，闔廬所置藥也，櫛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門外郭中冢者，

闔廬冰室也。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善爲兵法。婁門外雞破墟。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闔百姓。巫樞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大離城也。〔述異記〕闔閭構水。精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木蘭洲在溇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

【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左傳】年六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

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史記〕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年十五吳

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年袁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

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年二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

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

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覓利。謂之盜。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

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下。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國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致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臯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

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材用。則寶之。若夫譁譟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懼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重。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瀆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復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

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蘇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虺。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靈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妍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

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織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韓詩外傳】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呂覽作石渚。史記云爲相。

【新序】芊尹文者。荆之歐鹿斃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鞬。援矢於箛。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



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說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說。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說苑】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隴。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列女傳】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

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爲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吳自壽夢之世。號稱疆大。旣而巢隕。諸樊。闞戔餘祭。楚康之際。吳其衰乎。夷昧立而楚靈方驕。入吳朱方。執齊慶封。比年以來。三尋師焉。楚暴吳弱。宜若不敵。乃平王初立。吳人乘釁而滅州來。固非甘心下楚者也。王僚之立。長岸一戰。而師壓楚境。雞父再役。而七國喪敗。楚常詘而吳常伸。豈僚之賢能度越前人哉。史稱平王立。施惠百姓。存恤國中。傳稱簡兵息民。五年後戰。平、懦王也。志存靖國。然而疆場不寧。烽燧時警。雖欲息民。何自而息哉。城郟。城城父。城州來。城郢。城州屈。城丘皇。用以保固牧圉者。綢繆。恐後。雖然。亂生於外者易禦。亂生於內者難圖。平王密邇讒人。喪太子而誅伍奢。考厥所由。則無異衛風之刺新臺。賦乘舟也。嬪倫寡恥。視靈王而加穢焉。幸而獲沒。寧免後罰。昭王嗣位。吳僚被弑。楚人欲因吳亂而取之。不知闔廬之發憤爲雄。遠過前代。而昭王之信讒寵佞。猶然平王之子也。吳人一舉而滅徐。再舉而伐越。旣而楚瓦貪賂。晉不能伐。闔廬內因胥訥之怨。外因唐蔡之讎。用孫武權謀之師。長驅入郢。君舍其君之寢。臣居其臣之室。毀其宗廟。徙其重器。伍員掘平王之墓。鞭屍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目。而誚之。猶曰。報其子不及其身。莫釋予怨也。是役也。因蔡之請。以義興師。五戰五勝。昭王出走。卽未嘗獻捷成周。而攘楚之效。高於桓文矣。柏舉書子。嘉其救患。入郢書吳。貶其從狄。然而分災恤難。中國之事也。晉定公不能救蔡。而授權於吳。春秋惜焉。故郢不稱滅。若欲存楚。闔廬削子。若欲抑吳。聖

人殆有微旨乎。昭王借秦師以反國。休養數年。滅頓滅胡。非不耀武自奮也。然終不敢以一矢加吳。慰先君於地下。吳之彊從可知矣。且晉自會向以來。不復通吳。而季札之聘。反日接於上國。國有仁賢。修其禮治。是以篡弑雖作。勾吳卒彊。良有以哉。



# 釋史卷九十

## 春秋第六十

宋景公滅曹子韋附

【史記】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

乘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後附子韋〕

【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

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象。設以珍寶。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鵝。蒸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璣。鑿以關蘇。華清夏潔。麗以織綺。華清。井之澄華也。饗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溫。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卽子韋也。〔漢書〕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

曹在春秋最爲小弱。唯是附大國以圖存也。自昭共以來。十有餘君。凡霸王之征伐盟會。無役不從。蕞爾之邦。順天者存。亦可謂善保小國矣。伯陽卽位。納樂大心。而起釁於宋。於是衛靈好兵。聞歲來伐。宋乘其敝。尋師不一。遂圍而入焉。執其君以歸。傳曰。曹人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以迄於亡。故春秋恥焉。然以時考之。晉業衰矣。自救不暇。安能庇曹。曹不務修政。而辯言是聽。田弋是崇。公孫彊用。不祀忽諸。彼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紀哉。自負羈弗用。而赤芾三百。欣時守節。而子違宗祧。德之不建。君

子知曹祚之不長也。其來久矣。





# 釋史卷九十一

## 春秋第六十一

### 魯敬姜之賢

【列女傳】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降階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練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伯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明矣。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而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口。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達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

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

【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嚮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臯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嚮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做百工。

使無愆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寢。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以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搢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韓詩外傳】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

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纓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孔叢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尙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尙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禮記】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

伯始也。○檀弓。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公父文伯之母，喪夫而寡，勤身守義，成子冬名，孔子屢稱之，惜乎其爲季氏婦也，使魯有是臣，安得有僭竊踰越，偪君專國者乎，其言必合經，其動必循禮，諡之曰敬，不亦宜乎。

# 釋史卷九十二

## 春秋第六十二

### 衛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聩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

盍歸吾艾緦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

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

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

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詩說）蝮蝮衛靈公爲南子

召宋朝國人譏之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

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

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

也曷爲不言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三年春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爲無道。靈公逐劇噴而立輒。然則輒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劇噴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劇噴而立輒。劇噴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大義悖謬。〔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年十一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

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孔叢子】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卽所以失之也。人旣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左傳】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娣。生慙。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

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嬖寧問之。稱姬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旣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緘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嬖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繫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城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冀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

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惺拜稽首曰對楊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惺之鼎銘也。○祭統

【左傳】六月衛侯飲孔惺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祔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祔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祔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祔於橐中孔惺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輿緘從己却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楛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



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鱓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鬢。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年十八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大叔遺。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毆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

太子疾之宮噪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泲。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愾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遂卒于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

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孔叢子】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戰國策】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緡，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南文子相悼公，知此犀首非公孫衍也，蓋晉國之官名。

衛靈公之無道也。宮中蕩亂。夫人宣淫。桑中有狐之刺。不若是其甚也。太子蒯聵恥於婁豬之歌。憤欲除淫。敗而出走。其仁孝未逮於申生。而受譖不假於毒胙。輕動寡謀。適自敗耳。靈公薨。命傅位庶子郢。郢不受。而立亡人之子。輒爲出公者。暫守宗祧。迎父致國可矣。乃貪位犯逆。稱兵拒父。穀梁氏曰。輒不受父之命。所以尊王父也。嗚呼。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南子設絺帷以見孔子。聽璘車而識蘧瑗。其才智類有能過人者。故婦行雖薄。而善惑君心。朝士大夫亦交助焉。蒯聵之奔。坐以殺母之名。錮以嚴君之命。歷年不返。國人忘之。輒假王父之命。衆共樂從。仲尼之徒。且有願爲之死者。迷而不反。所自來也。出公立十三年。而莊公蒯聵入。莊公立二年。而出公。輒又入。蒯聵之入也。晉趙鞅助之。其再出也。趙鞅伐之。輒之入也。齊人助之。其再出也。羣臣共逐之矣。蒯聵之殺於己氏。輒之死於越也。父子相驅。喪身亡國。孰謂非靈公之詒謀不臧。亂命以胎禍者乎。靈公之世。公孫戍北宮。結奔魯。趙陽奔齊。公孟彊奔鄭。皆畏夫人也。莊公立。瞞成褚師比孔悝皆奔宋。大叔遺奔晉。出公復立。而逐石圃。其君廢置不定。其臣奔走弗遑。衛國之亂。越三世而不靖。二十餘年而未寧也。夫子之急欲正名。豈無謂與。

# 釋史卷九十三

## 春秋第六十三

### 楚惠王滅陳

【左傳】

哀公元年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

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六年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禮記】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禮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禱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禱。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說苑）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將慮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列女傳】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旣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

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闈死爲榮。妾不敢聞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旣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據云前此二十五年。則越姬似非勾踐之女。

【左傳】九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

十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韓非子〕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疆。

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荆伐陳。吳救之。軍聞三十里。兩十日夜。荆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

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詩外傳】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

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左傳】

年十一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

年十五

夏。楚子

其族轅咺進稻醴。梁榘服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居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



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子反，昭奚恤，前後異時人也。此篇所載，不可

據以爲信。

【左傳】

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詔，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史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

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頰廣顏。色如泆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

【左傳】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淮南子】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已下附】

【新序】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

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新書同。

【國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懼則懼貳。夫益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爲之退三舍。

【史記】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楚靈王滅陳。蔡以爲縣。平王卽位。而皆復之。春秋以爲有禮。陳惠公反國以來。事不多見。惟雞父之戰。陳夏齧從楚。而見獲。時方德楚。雖獲無憾也。懷公初立。從會召陵。晉定不競。羈縻以從事而已。及吳子入郢。來召懷公。逢滑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果其計。利害之審與。抑何其昵楚之甚與。自是陳吳結怨。閔公專於從楚。滅頓。圍蔡。皆從事焉。夫憐德無厭。吳楚一也。楚虔魚然。陳社爲墟。棄疾懲敗。假與滅爲名耳。怨深於德。夫亦有何可懷。乃蔡能控吳以報己辱。陳反比楚以虐同仇。是誠何心。楚惠旣立。陳乃叛楚。卽吳問何以叛。則夫差彊盛。開歲伐陳。昭王卒而弗克救也。楚人曰。我昭王之卒。以救陳故也。

今日背德不可不問。於是怒而伐陳。明年又伐之。吳札求救。不戰而還。夫陳既背楚。楚之出師。信有辭矣。然楚不庇陳。陳卽吳豈得已哉。且爲陳亦難矣。從楚則吳侵。從吳則楚伐。不自恃而恃人。雖欲無亡。不可得也。獲麟以後。吳楚方爭。楚氛日惡。吳援不至。陳又多故。諸大夫或奔或殺。莫能克協。至哀公十七年。而楚滅陳矣。始靈王之滅陳也。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至五十二年。果天道邪。抑人事邪。靈公可亡而不亡。哀公已亡而仍不亡。閔公旣卒亡矣。乃亡於陳。而興於齊。猶復亡而不亡也。實賴公子完之後。有虞氏之胄。元女大姬之所出。社稷可屋。而子孫不可絕。舜之明德遠矣。亡陳者楚。亡齊者陳。信乎其有天道也。

# 釋史卷九十四

## 春秋第六十四

### 楚白公之亂市南宜僚附

【韓非子】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說苑】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淮南子）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樂箭之信，調健尹子椒、司馬子期。○屈建在康王時，二書相承而訛。〔孔叢子〕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賢聖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列子】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

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左傳】

哀公十  
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

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死而浮於江。

〔淮南子〕市南宜遠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注云。乘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謂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遠也。〔韓非子〕司馬子期。

【國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

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旣而得入。而矐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皆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皆也。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驕馬繻以胡



公入於貝水。郟歇闔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圍人犇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尙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生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荀子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擄楚。誅白公。定楚國。知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列子】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鋸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塹。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韓非子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說苑】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新序】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

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

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說苑同。

【淮南子】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

【新序】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闔以爲王。王子闔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闔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闔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闔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列女傳】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

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汚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莊子】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於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者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說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

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秦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蕭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肯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憍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爲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叔敖與孔子異時人。此寓言也。

葉公諸梁。可謂賢矣。先識白公之必亂。其後能定之。居方城之外。而繫國人之望。不賢而能之乎。圍公負王以出府。箴尹反正而除賊。幾於君弑國亡。而後卒寧。殆天之祚楚也。亂之而治。危之而安。嗚呼。異哉。

